詳說古文真寶大全卷之七　後集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永叔

此篇謂古人有三不朽德行事業文
章是也文章之虛不如事業之實而
文章事業皆本於德行之深功業之
不朽者固不待見於文章而德行之
不朽者亦不待見於事業後世之士
其不得以事業自見而以文章自見
者多矣然往往汲汲不傳而不能終
古不朽者豈非徒用力於文章而不
知本於德行哉所以勉徐生以是
欲其因文章而反求諸其本也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

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
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德行)施
之於事(功業)見之於言(文辭)是三者所以能不朽
而存也脩於己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
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焉
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
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脩於身矣而不施
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門弟子有能政事
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顔回者在陋巷曲肱
飢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

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千百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小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然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

泯滅夫言之不可恃盖如此無德行爲之本徒言固不可恃也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婺州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乃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焉深意在言外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縱囚論

唐太宗貞觀七年去年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

[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八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歐公論此事得太宗之情盡用刑之理文尤簡而當鋭而明宜熟]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敷演說來是主意亦斡旋好工]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敘事省文亦高]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省了幾句]

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一句折倒簡當）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說破）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

信義者哉（此段關鎖斷制文極有法）不然太宗施德於天
下於玆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
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
不通之論也（此一轉併後又有三轉多少好議論）然則何爲而
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
則可知其爲恩德致耳然此必無之事也若
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耳若屢爲
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
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
之治必本於人情（應豈近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

逆情以干譽 前建

朋黨論 在諫院進

自朋黨之名起於弘恭石顯以是而譖蕭望之周堪劉向而後小人之傾善類者往往以此一網打盡之後漢之黨錮李唐之牛李宋之蜀黨洛黨元祐黨籍學黨其禍極矣公在諫院進此論亦劉向封事遺意也向曰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歐公不過推極之耳要之君子可以朋言不可以黨言公雖不說破然終篇用朋字、黨字未嘗苟也細觀則見之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

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
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
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
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
爭先或利盡而交疎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
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
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
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
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
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

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惟君子可以朋言小人之朋則必以僞言矣道理既明下文乃用事證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

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
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
亂後方悔悟盡觧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
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
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
而唐遂亡矣（用事已盡下文却紐上事作議論）夫前世之主
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
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
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
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

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擧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鑑矣君子有朋而無黨此說可破朋黨之論

族譜序 附詩

蘓明允

迂齋曰議論簡嚴字數少而曲折多非特文章之妙可以見忠厚氣像么族譜規模分親疎詳畧可爲世法中分兩段結語同而意畧不同前段是自已身單說上祖考去後段是自祖考旁說開族去各以孝弟之心可

油然而生結之使人自思而得之有有餘不盡一唱三歎之意焉老泉又有蘇氏族譜亭記及譜例序皆可以警世宜併觀之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高祖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其日卒皆書而宅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

其而宅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緦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發明至此）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妙）吾譜之所以作也（此作譜之意）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

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致
於忽忘焉可也忠厚氣象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
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
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毁世之後
不知何人後死而生不爲慽欣兄弟之情如
足如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族人之理
延者當觀遠者必跡同高祖者服緦過此無
服矣古人於此甚謹之老泉族譜亭記曰今
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乃作蘇氏族譜
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東坡於
惟簡大師稱之曰無服之兄韓昌黎於雲卿
稱叔父於韓擇木必別之曰同姓叔父朱文
公考之曰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公於擇木已
無服故以同姓言之謁誠齋與族弟濟翁書

力下族身親踈之分何可苟也今世族譜不
講者或近族稍貴下賤有服亦不齒之或五
世以上雖可考亦削而不錄固非也其族譜
之講者賴以下親踈明行列亦幸矣而其流
弊乃使不明古誼者徒執行列以歷跡遠已
踈爲塗人而以親近之虛稱律之已之流爲
工傭奴隷屠販琣詩礼貴家聲器不之惡而
詈亂忽者芟癡騃玩儒宗往往而然反致乖
和氣召咲咲尤非也故老泉此序此詩皆以
爲已踈遠者無可棄何欲厚其未踈遠者而
已或曰無服者例以塗人視之毋乃導人以
薄乎曰於已爲塗人之後而於其中自有賢
而可敬者情之交相厚而不可踈者更以同
姓之義裁之而待之盡其道焉自有不言而
可知者理一之仁分殊之義未嘗不並行而
不相悖也親者厚之不嘗以賢否分踈者厚
之眞當以賢否分矣此乃導人以全和氣也
何薄歟若不分親踈不問賢否不別老穉槩
欲以區區之行列行之是爲無些之稍無寸
之尺謾曰同姓皆當厚而近族反待之甚薄

者有之矣不識撰人之理者於此翁充嘗讀之極曰批點而迅論焉

張益州畫像記

張方平字安道號樂全居士除叅知政事不拜以宣徽使太子太保致仕

卒年八十五△迂齋曰詞氣嚴重有法度誠不必有像而亦不可以無像

此三四轉奇甚是好處是善回護蜀人公蜀人也所以尤難言△老泉之文老輕健峭頓挫宛轉其有古氣子由固遠不及子瞻亦不能爲此也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旣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

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能爲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以勞苦見公能荷重任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它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于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攲未墜於地

摸画工 惟爾張公安坐於旁其顏色不變徐起
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
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
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
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
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
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
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
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
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

人待其身出脫妙老蘇蜀人故此一轉尤佳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此二三轉尤妙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

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此幹十分精神）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有力）藉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舍武臣謀夫而特用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急也）公來于于（緩也）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或敢訛訛言不祥往

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塲西人傳言公我父兄公在西圃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門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末八字妙謂公雖去而像留嚴然臨之何敢怠也

管仲論責其不薦賢△東萊云此文句句的當前亦可學後不可到△

迂齋曰諸論中惟此論最純正開闔抑揚妙責管仲最深切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功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禍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承接好有力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借此形容下邊事見左傳莊元年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推原禍本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

（先責威公乃是責管仲張本）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含蘊）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方責仲）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此是本）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此是本）嗚呼（看它過接）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責得有理）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

焉耳看有無二字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造理抑揚反要在此數行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婉曲切二三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警策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好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曰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本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未五覇莫盛於威文使晉文外事作意新文不困到此意已竭却把文公比並文公之

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狐趙之徒靈公文公孫之虐不如孝公襄公子之恩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百有餘年繼霸直至悼公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趙武魏絳等威公之死也過僅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生新意承前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管子寢疾威公往問之仲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

能以國誅竇胥無之爲人好善而不能以國誅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二事的當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只如此纔不費辭而有餘味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有賢者而後有以死責仲十分倒三彼管仲何以死哉斷句有力如破竹勢一句緊一句

木假山記

山谷云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為文章氣自似莊周韓非厶近齋云首尾不過四百以下字而起伏開闔有無限曲折此老可謂妙於文字者矣其終蓋以三峯比其父子三人云

木之生或櫱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看此處曲折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强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

江之濵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此撮轉折妙甚拱而不夭任爲棟樑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應有數存其間一句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

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老泉自說二峯者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待二子如此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高祖論

漢樊噲傳盧綰反帝遣噲伐之人有言噲黨呂氏一日宮車晏駕噲欲以兵誅戚氏趙王帝大怒使陳平載絳侯代將即軍中斬噲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至則帝已崩后釋噲惠帝六年噲卒○此篇反衆論高帝爲身後慮全在斬樊噲上噲妻呂后女弟嬃也不去呂后者欲扶惠帝之弱斬樊噲者欲剪呂后之黨斬噲則高帝可死而無憂矣平勃不悟此乃留噲不

斬豈非遺帝身後之憂耶幸噲後來自先死耳議論抑揚反覆極有精神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足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抑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使中後世之所為曉然若目見其事而為之者揚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呂后曰入宗事籌一段思量未盡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旣安矣勃又將誰
安耶故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
有呂氏之禍也故不斷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
勢不可也第二段畢量也未盡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
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
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
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淌向呂氏
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
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下詳遺字意甚精到運故不
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旣不可去故削

其黨以損其權（第三段思量方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此一篇之精神全在此句有挽萬鈞力）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燕王盧綰）立命平勃即斬之（只使二子是何意）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健

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使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以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

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帝在則與帝親帝死則産祿為親矣臣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上歐陽內翰脩書

雖合二二字為前段綱領而以已之道未成將成粗成大成等字參錯之中間敘六君子中有已先死而不及見者有貴與遠而難見者可以書見者唯歐公而已遂以一段頌公之文又以一段自述已之文節節相生前後照應無一語出律令外公遂此篇又有一說老泉二十五歲方知讀書學文彼其用力精專後來成就高卓如此後生徒以過時自棄而不肯用力者尤宜讀此以自鞭策焉

洵布衣窮居常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

皆賢不能皆不肖是以賢人君子之處於世
合必離離必合（離合之說本出國語）往者天子方有意
於治（仁宗慶曆三年）而范公在相府（仲淹參政）富公在樞
密（弼）執事與余公（靖）蔡公（襄）為諫官尹公（洙）師
魯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洙為陝西經略）方是
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而起合
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
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
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
成而范公西（陝西宣撫）富公北（河北宣撫）執事與余公

蔡公分散四出鄧河北都轉運余坐蔡語貶知吉州蔡以親老請郡知福州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通判豪州洵時往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榮字意欠審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有成功於

南方余知桂州工部侍郎與有司除平儂智高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入為宰相作宗和三年其勢將復合于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相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者盖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焉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

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前而余公
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余知青州 蔡尹福州）獨執事在
朝廷之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攀援
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錮而留之
使不克自致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
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其人已死如范公尹
公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
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
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為洵之知之也
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

深不爲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絶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辛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焉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遜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

有過人者盖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於草野泥塗之中而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以自托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

從而信之我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旣已晩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自視與巳同列者皆不勝巳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巳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此而巳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

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也墓誌云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讀書為文然猶未敢自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不宣洵再拜

上田樞密書

田公名況字元鈞嘉祐三年爲樞密使公東萊云此篇設論反覆極有法度最宜詳味意實求知辭不罪語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少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

與我者何知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者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

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子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非而為天沉而為淵(此喻人已紕有戕)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顧吾事吾事畢矣功恠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窮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

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以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

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
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其得之之
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
書之紙也若或相之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
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
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
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
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
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
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

人之優將騷人之淸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
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
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
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
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
知其人也（老泉盖以賈生自擬）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
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歲凶可
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
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
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

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者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名二子說

老泉先生二子長曰軾次曰轍觀此老之所以逆料二子之終身不差毫釐可謂深於知二子矣迂齋云字數不多而宛轉折旋有無限意思此文字之妙也

輪輻蓋軫圜轉者曰輪輮於輪曰輻覆乎車者曰蓋車後橫木曰軫皆有職乎車而軾音式獨若無所為者軾在車前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言天下無此人不得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深憂長公之不合世俗恐得禍也不外飾乎無所為一句相應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不与乎轍亦不受禍正相乘除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長之者少轍可免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道知少公得禍必輕

詳說古文眞寶大全卷之七　後集

詳說古文眞寶大全卷之八　後集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子瞻

即曰東坡外集載手與子野書論此碑云云文公廟碑近已寄去矣潮州自文公未到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甞一日忘潮也云云潮民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洪容齋曰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湜李南紀皆稱頌文公之文各極其至及東坡之碑一出而衆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秦漢以後振文章而反之古一昌黎耳此碑誠大題目非東坡大手筆誰宜爲之坡文之雄偉不常者此是也然方虛谷甞曰論感生帝之說而言曰維岳降神生甫

及申詩入嵩盛言賢者之生不偶然天生之以畀國家其謂嵩高降神而爲此人者實以其稟太山喬嶽高厚非常之氣非果有一物投胎托化而生也俗儒不得其意而曰蕭何孕昴傳說騎箕下至西竺輪迴之說蔓延滋甚東坡學佛故亦曰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信如此則古今聖賢其生也必以其物之精英而來其死也又必復還夫精英之元物者世豈有此理也哉此說亦學者所當知也故併錄焉之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起句力量大究其極惟孔孟可當之）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

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

嶽降（生有自來）傅說爲列星（逝有所爲○莊子太宗師篇傅說得之以）

相武丁柰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秦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如破竹勢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應生有自來不隨死而亡者矣應逝有所爲故在天爲星辰應傳說爲列星句在地爲河嶽應申呂自嶽降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全是輪回之說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

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房玄齡杜如晦太宗貞觀相姚崇宋璟玄宗開元相)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諫憲宗迎佛骨)而勇奪三軍之帥(入王廷湊軍折服之出牛元翼於圍)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收拾前語鎖結)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人不可以欺豚魚(天)力可以得天下人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天)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

之雲天○文公謁衡嶽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淨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而不能迴憲宗

之惑人能馴鱷魚之暴天而不能弭皇甫鎛

李逢吉之謗人○上得公潮州謝表欲復用之鎛奏愈終狂疎可且內移遂移袁州逢吉曰臺參事與李紳交鬬遂罷爲兵部侍郎能信於南海之

民廟食百世天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

廷之上人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

人也二句併鎖前人編不至天不容爲句始潮人未知學公命

進士趙德潮州人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

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

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哲宗朝庚午歲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

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神宗朝甲子歲)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指攘斥佛老起意謂公自天降應生有自)來西游咸池畧扶桑(離騷飲予馬於咸池方揔予轡乎扶桑淮)

南子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喻公之道與日齊光也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張籍湜皇甫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得望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謂謫潮歷舜九嶷弔英皇娥皇女英舜二妃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謂公沒復歸于天應逝有所爲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用韓公祭柳侯之語祭公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雜詩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麒撰竟川公說豪逸功當

前赤壁賦

陳靜觀批二賦皆東坡謫黃州時作是時放情事外寄與風月直将無意於人世是故皆托以爲言前篇謂風月之常新吾亦樂之亦不必羨於人後篇驚江山之忽異凜不可以久樂又復有羨於人矣二篇大意皆放寓言之莊遠遊之屈賦鵩之賈未爲正論但其淩厲飄逸之言無一句類食烟火人語讀之令人亦覺有登閬風涉蓬萊氣象蓋真可与造物遊者非可執筆学爲如此也○坡自書此賦後云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敗歸由華容路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江夏辨疑云江漢之間指赤壁者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即今復州一

在蘄安郡之步下即今黃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許今屬漢陽縣子謂江夏西南者正曹公所敗之地也按三國志劉琮降備走夏口操自江陵征備至赤壁戰不利又蜀瑜傳備進住夏口權遣瑜并力逆操遇於赤壁夫操自江陵下瑜由夏口往逆戰則赤壁非竟陵之東者与蘄安之步下者明矣

壬戌之秋（元豐五年坡年四十七）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清風明月為後張本）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

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自謂有命意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余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王襃有洞簫賦乃簫之無底者大者二十一管小者十六倚歌而和之其聲鳴鳴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曹操詩見文選西望夏口夏口縣西屬鄂

州東望武昌（鄂州）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瑜）者乎方其破荊州（劉琮降於操）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元稹云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應舳艫千里）舉匏樽以相屬（應釃酒臨江）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時猶孟德之徒小大 而形謂者雄如此）

成陳迹況我輩共悵不挾仙而游於長江明月相爲無盡蓋羨仙也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就長江明月說逝者如斯變而未嘗往也不變盈虛者如彼變而卒莫消長也不變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言不必羨仙謂我自有千古不朽与水月相爲無盡者由今觀之彼仙之名与天壤相弊盡使赤壁江山托蘇子以香人牙頰其不然哉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風月聽潮耳得之而爲聲風目寓之而成色月取之無禁

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樂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旣盡盃盤狼藉（四字出史記淳于髡語）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旣白（朱子語錄二條論此賦見子罕川上章云盈虛者如代代字多誤作彼字而吾與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誤作樂字嘗見東坡手本皆作代字食字食如食邑之食）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東坡之謫黃作堂大雪中成因繪雪於四壁名雪堂）將歸于臨皐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旣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顧而樂之(初見可樂)行歌相荅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淸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史記優孟請故與婦計之)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景與秋景不同)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盖二客之不能從焉([illegible])

袁二客在下風矣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到此樂盡而爲悲矣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視豪放不凡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翻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

其處嗜用石鼎聯句序及青城山道士徐佐卿化鶴事△未雖遊戲寓言然猶不能忘情於神仙變化之說云△山谷云爛蒸同州羊羔沃以杏酪食之以匕抹南京麪作槐葉冷淘糝以襄邑熟猪肉炊共城香稻用吳人膾松江之鱸既飽以康谷谷簾泉烹曾溪闘品少焉卧北窓下使人誦東坡赤壁二賦亦足快焉出趙德麟侯鯖錄

祭歐陽公文

廷齋云摸寫小人情狀極其底蘊介甫門下觀之能無怒乎然歐陽公之存亡關於否泰消長之運非東坡筆力不能及也△歐陽公脩字永叔官至參政以神宗熙寧五年薨於汝陰謚文忠公東坡時為杭州倅此文所以祭也此等祭文與祭泛泛之人不同乃祭大題目議論貴大又貴切此文兩得之能得歐公之大者施之他人皆不能當也前敘出處為天下言後

（敘事與為自身言求以兩句該之甚佳）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生於真宗景德四年卒於神宗熙寧五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數計而周知（公雖遐閒之久然公在好異者猶有所忌此譬甚當）今公之沒也（順下說）赤子無所仰芘（應民有父母）朝廷無所稽疑（應國有蓍龜）斯文化為異端（應斯文有傳）學者至於用夷（指王介甫應學者有師）君子以為無與為善（應有所恃而不恐）而小人清

然自以爲得時指蔡京呂惠卿輩應有所畏而不為譬如深山

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鰌鱓而號

狐狸名狀得出兩譬喻亦相對公之未用也叔倒說轉天下已

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

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於請老而歸也莫不

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

看此數轉多少委曲而不亂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

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之溷濁潔身而逝

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詩不慭遺一老以上爲天下

言昔我先君懷寶遯世以下爲自家言非公則莫能

致而不肖無狀寅緣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嘉祐二年丁酉歐公知舉坡禮部第二人至是熙寧壬子凡十六年）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愚悃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公私之間有無限情義兩句該盡有九折之連）

六一居士集序

東萊云此篇曲折最多破頭說大故下而應言亦大今人文字上面言大下而未必言大言遠下面未必言遠如此以文章配天孔孟配禹果然大而非誇△陳靜觀云本意只是以歐公比韓子以介甫新学之害比佛老

却逆推上韓子比孟子孟子配禹説来盖人不知韓子之功則歐公之功不明人不知孔孟之功則韓子之功不明但中間於韓子配孟子處語有斟酌而以申韓一段旁證孟子之功也清功而精神○此篇議論則是自孟子答公都子一段来入但不能如此義明精神耳此段精神全在説申韓之禍不減洪水却入揚墨之禍不減申韓處○入知洪水亂臣賊子揚墨申韓佛老新學等是一般禍患方知大禹孔孟韓歐是一様功業但力量有輕重功業亦自之而高下則公所謂孟子配禹可也以愈配孟子盖庶幾焉之類自有斟酌劑量矣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上句體勢

重非下兩句載不起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
春秋而予拒揚墨盖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
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
以空言配之不亦誇乎（此下專言其非誇）自春秋作
而亂臣賊子懼（自此下只說配禹一節）孟子之言行而
揚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可加其
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趍利
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
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
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

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陳)廣(吳)劉(邦)項(羽)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極言申韓之禍所以深明孔孟之功無此一節則孔孟之功不顯所謂配禹亦是空言)洪水之害蓋不至此也旃有方秦之末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前並說孔孟此下盡說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此句提孟子乃所以獨尊孔子所以後面只說道術出於孔氏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不以孔孟並說蓋以空言有功於天下萬)

世其源出於孔氏孟子亦只是學孔子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出太史公本傳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才是孟子已死韓子未出申韓老佛便能亂秦亂漢亡晉亡梁其禍如此則孟韓之功大可知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或庶幾焉語有斟酌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貫前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

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仁宗朝號)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illegible]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嘉祐八年仁宗朝號坡時爲鳳翔判官)號稱多士歐陽子之

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二句嘆起有萬鈞力）歐陽子歿十有餘年（元豐間）士始爲新學（王介甫之学）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哲宗元祐初年）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坡意以王氏之學爲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公四子發奕棐辨）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唐陸贄字敬輿諡宣公有奏議行世）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前只說歐公論道之功而序[illegible]）

之意未備得此數語意方盡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豐贍

不窮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

云客問六一何謂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

碁一局常置酒一壺客曰此五一耳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豈不爲六一乎見六一居士傳

三槐堂銘

宋太祖始欲相王晉公祐公請以百口保符彥卿不反悖太祖意遂不相

或有惜之者曰吾雖不做兒子三郎必做三郎文正公旦也○此篇發明

天入意好○迂齋曰序文理致甚長然猶可到至銘詩則不可及矣學者

看了序文且掩卷默相銘文當如何下語却来着宅依方有長進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從史記伯夷傳

來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從論語二者將安

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

亦能勝人從國語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

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

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

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未定而

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

善惡之報至於子孫漸漸則其定也久矣從此

包胥天定之說演此評多錯綜字議論吾以所見所聞而考之其

可必也審矣（一轉一脚 八下）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
臣厚施而不食其報（暗說王晉公）然後其子孫能
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暗說文正公義理甚長於）
（王氏尤功）為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
餘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厚施）天下望以為
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不食其報）蓋嘗手植
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事宗頌明說公）
（頌三槐三公位驗）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
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
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

之福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結斷前意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德如此位不當止此而止於此子孫又當有知文正者出屬望其後有無盡意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栖筠唐人代宗朝御史大夫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相憲宗其孫德裕又相武宗功名富貴畧與王

氏等用事極功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用事又活

王氏德過於李氏而位不及李氏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

艾也足上天將復興王氏意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

德而文德者本也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言種槐卿是種德

封植之功必世乃成既相眞宗四方砥平

歸視其家槐陰滿庭照應豐腴躰狀妙吾儕小人

朝不謀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

不種而穫以常人不知種德反形出極妙不有君子接有力

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首只用魏公起有序

改未却用晉公照出不貴辭而意自足矣鬱鬱三槐惟德之符符驗也此字妙不可易嗚呼休哉此銘專就種槐躰此乃序中所未及不然亦不切於三槐堂

表忠觀碑

王荊公云此作絕似西漢客數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擬揚德逢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揭如賦子雲大人洎論蜀文封禪書介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準易論語未見其敘事典贍如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驛上下坐客又從而貲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皆然公徐曰漢與以來諸侯王年表也△逵齋云裴明吳越之功與德全是以它國形容比近出來方見朝廷此收土地不勞兵

非知宅是全了多少生靈說墳墓右功意在言外文極典雅△按碑序全作守臣趙抃奏疏此蓋法柳文壽州安豐縣孝門銘也其文起云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户吒李興云云請表其門閭云云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曰云云觀此則知坡公非劉為之矣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趙清獻公抃字閱道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墓及其祖父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歷年多施澤亦多故感之

旨漈 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黄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幷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並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以彼形此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

帶甲十萬鑄山煑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與後有功於朝廷句兩柱立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東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

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
祠以大牢〔堋尃堋𡑞〕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
爰百年墳墓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
功臣慰答民心之義也〔只輕詭兩三句便〕臣願以龍
山廢佛寺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
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墓之在錢塘者以
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
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
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
者縣令丞察之〔西漢訁〕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

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
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天目苕水皆杭州之山水要說篤生故從頭說來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
離倫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
晦蒙語壯強弩射潮江海為東宷事殺宏誅昌
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
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
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

罔堪記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最佳觀錢氏不欲五代而歛宋之意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厚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歸恩於上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然新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功於觀名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凌虛臺記

陳希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坡作臺[illegible]而請文公

弼必塗墨改定數往返至爲公弼作
凌虛臺記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
允猶子也軾猶孫也平日不以辭色
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一名懼夫滿
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不易一字丞
命刻之石○嘉祐八年癸卯坡時年
二十八作此記起句突然似乎無頭
自起以下節節奇妙登臺而望其東
故下乃法習鑿齒與其弟書坡又作
超然臺記其中一段亦用此格調後
又有法之者江彥章月觀記是也今
皆附見于後坡所以諷切陳公者深
矣世有恃者立德立功立言三不
朽之謂乎今臺必爲荒草野田而反
賴坡之文章以千載不朽則
所謂足恃者豈不信然哉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
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

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
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
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方其未
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遥於其下見山之出
於林木之上者纍纍然如人之旅行於墻外
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
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
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
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
從事蘓軾而俾爲之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

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
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
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
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
其東則秦穆公之祈年槖泉也其南則漢武
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
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
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
求其彷彿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
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數轉無限

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習鑿齒与其舅秘書曰吾以去年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歡情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眺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漁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怊悵極多云云東坡密州超然臺記內有日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注

彦章為劉季高作鎮江月觀記曰曾與子
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
從遁也其西曰瓜步魏佛貍之所嘗至也
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
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
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反虜之
未禽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
九州自其胷中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
一攬而納諸轂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
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見矣

詳說古文真寶大全卷之八　後集